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man's torso and hand. He is wearing a tuxedo with a white shirt and a black bow tie. His right hand is holding a single red rose. The drawing uses fine lines and cross-hatching for shading and textur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black.

THE
GODFATHER

教父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Mario Puzo

姚向辉 译

THE
GODFATHER

教父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Mario Puzo

姚向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95% COTTON PAP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父 / (美) 马里奥·普佐 (Puzo, M.) 著; 姚向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Godfather

ISBN 978-7-5594-1806-7

I. ①教… II. ①马…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6519号

THE GODFATHER ©1969 by Mario Puz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3-526号

书 名 教父

著 者 (美) 马里奥·普佐
译 者 姚向辉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赵思婷 孙若羚 叶启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x 1230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57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06-7
定 价 8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第一部

财富背后，总有犯罪。

——巴尔扎克

第一章

亚美利哥·邦纳塞拉坐在纽约第三刑事法庭里，等待正义得到伸张，等待报应落在那两个家伙头上，他们企图玷污他的女儿，残忍地伤害了她。

法官身材魁梧，他卷起黑袍的袖子，像是要动手惩罚站在法官席前的两个年轻人。他脸色冰冷，神情鄙夷。可是，眼前这一切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亚美利哥·邦纳塞拉感觉到了，此刻却还不理解。

“你们就像最堕落的变态。”法官厉声说。对，就是，亚美利哥·邦纳塞拉心想。畜生，畜生。两个年轻男人留着油亮的平头，脸蛋刮得干干净净，装出虔诚悔悟的神情，顺从地垂着脑袋。

法官继续道：“你们的表现活像丛林野兽，好在没有侵犯那可怜的姑娘，否则我一定关你们二十年大牢。”法官略一犹豫，一见难忘的粗眉底下，眼神朝脸色灰黄的亚美利哥·邦纳塞拉悄悄一闪，旋即望向面前的一叠鉴定报告。他皱起眉头，耸起肩膀，仿佛要压服油然而生的渴望。他重新开口。

“不过，考虑到你们年纪尚小，没有犯罪记录，家庭体面，而

法律的出发点不是报复，因此我判处你们入感化院改造三年，缓期执行。”

要不是从事了四十年的殡葬行当，排山倒海而来的打击和仇恨肯定会爬上亚美利哥·邦纳塞拉的脸庞。漂亮的小女儿还在医院里，靠钢丝箍住断裂的下颌，两个小畜生居然要逍遥法外了？审判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他望着快乐的父母围住爱子。天哪，他们现在多么快乐，居然满脸微笑。

酸涩的黑色胆汁涌上喉咙，穿过紧咬的牙关满溢而出。邦纳塞拉取出胸袋里的白色亚麻手帕，按在嘴唇上。他站在那里，两个年轻人大踏步走下过道，狂妄而无所顾虑，笑嘻嘻的，甚至都没怎么看他。他望着他们走过，一言不发，用崭新的手帕压着嘴唇。

他们的父母走近了，两对男女和他年龄相仿，但衣着更有美国风范。他们瞥了他一眼，虽说面露惭色，眼里却流露出得意洋洋的藐视。

邦纳塞拉失去控制，探身对着过道大喊，嗓音嘶哑：“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流泪！我要让你们流泪，就像你们的孩子让我流泪……”手帕举到了眼角。殿后的辩护律师把客户向前赶，父母紧紧围住两个年轻人，他们正沿着过道向回走，像是要去保护父母。大块头法警立刻堵住邦纳塞拉的那排座位。其实并没有这个必要。

亚美利哥·邦纳塞拉定居美国多年，相信法律和秩序，因而事业兴旺。此时此刻，尽管恨得七窍生烟，买把枪杀了这两个人的念头仿佛要挣脱头骨，但邦纳塞拉还是扭头对仍在拼命理解情况的妻子解释说：“他们愚弄了我们。”他顿了顿，下定决心，不再害怕代价，“为了正义，我们必须去求唐·柯里昂。”

洛杉矶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套房里，约翰尼·方坦烂醉如泥，活脱脱一个寻常的吃醋丈夫。他四仰八叉躺在红色沙发上，抓起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对着嘴喝，又把嘴唇泡进装着冰块和水的水晶玻璃桶冲掉酒味。凌晨四点，他喝得天旋地转，幻想等趾高气扬的老婆一回家就干掉她。但前提是她愿意回家才行。这会儿打电话给前妻问候孩子实在太晚，事业急转直下的人打电话给朋友似乎也不太妥当。有段时间他们凌晨四点接到电话会高兴得受宠若惊，但如今只可能觉得厌倦。想起当年走上坡路那会儿，约翰尼·方坦的烦心事还迷住过美国几位最耀眼的女星呢，他不禁自嘲地对自己笑了笑。

正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他总算听见妻子把钥匙插进了锁眼，但他只顾喝酒，直到她走进房间，在他面前站住。他眼中的老婆还是那么美丽，天使脸孔，深情的紫罗兰色眼眸，纤细柔弱但凹凸有致的身体。她的美在银幕上被放大无数倍，超脱世俗。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男人都爱上了玛格特·艾什顿的这张脸，肯掏钱在银幕上观赏它。

“你他妈去哪儿了？”约翰尼·方坦问。

“出去鬼混。”她答道。

她低估了他的醉酒程度。他跳过鸡尾酒桌，抓住她的喉咙。但是，一凑近这张有魔力的脸，这双紫罗兰色的可爱眼睛，怒火凭空消散，他又变得无所适从。她犯了错误，看见他收起拳头，露出嘲讽的笑容。她喊道：“别打脸，约翰尼，还要拍戏呢。”

她哈哈大笑。他一拳打在她肚子上，她跌倒在地。他摔在她身上，她拼命喘息，他能闻到她芬芳的呼吸。拳头落在她的胳膊和光

滑的棕褐色大腿肌肤上。他痛揍她，像是回到多年前纽约的地狱厨房，他还是个逞凶斗狠的少年，正在殴打流鼻涕的小孩。他能让对方吃苦头，但不会因为掉了牙齿或者打断鼻梁而破相。

可是，他揍得不够重。他下不了手。她对他咯咯傻笑。她摊开四肢躺在地上，织锦长衣拉到大腿根，一边咯咯笑一边奚落他。

“来呀，捅进来呀。你倒是捅进来啊，约翰尼，你真正想要的是这个吧。”

约翰尼·方坦站起身。他憎恨地上的这个女人，但她的美貌仿佛魔力盾牌。玛格特翻个身，舞蹈演员似的一跃而起，面对他站住。她跳起孩子的嘲笑舞步，唱着说：“约翰尼永远不会伤害我，约翰尼永远不会伤害我。”随后板起美丽的脸蛋，近乎于哀伤地说，“可怜的傻瓜浑蛋，打得我不痛不痒像个小孩。唉，约翰尼，永远是个傻乎乎意大利佬，那么浪漫，连做爱都像小孩，还以为为打炮真像你唱的那些白痴小调。”她摇摇头，说，“可怜的约翰尼。再会了，约翰尼。”她走进卧室，他听见她转动钥匙锁门。

约翰尼坐在地上，脸埋在手心。屈辱得想吐的绝望淹没了他。但没过多久，帮他在好莱坞丛林活下来的草根韧性使他拿起电话，叫车送他去机场。有个人能救他。他要回纽约。回去找那个有权力、有智慧、让他信任的人。他的教父，柯里昂。

面包师纳佐里尼和他烤的意式长棍一样敦实，一样硬邦邦；他满身面粉，怒视老婆、正值婚龄的女儿凯瑟琳和帮工恩佐。恩佐换上了带绿字臂章的战俘制服，害怕这一幕会搞得他来不及回总督岛报到。他是成千上万的意大利战俘之一，每天假释出来为美国经济

作贡献，他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唯恐假释被撤销。因此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小小喜剧，对他来说却严肃得无以复加。

纳佐里尼恶狠狠地问：“是不是你羞辱了我的家庭？战争已经结束，你知道美国要把你踢回遍地狗屎的西西里农村，所以给我女儿留了个小包裹做纪念？”

恩佐个头很矮，但筋骨强健，他伸手按住心口，虽然几乎泪流满面，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主人，我向圣母发誓，我绝没有辜负你的善意。我全心全意敬爱你的女儿。我全心全意向她求婚。我知道我配不上她，他们要是送我回意大利，我就永远也没法回美国了，就永远没法娶凯瑟琳了。”

纳佐里尼的妻子菲洛蒙娜这时候开口了。“别犯浑，”她对矮胖的丈夫说，“你知道该怎么做。留下恩佐，让他去长岛和我们的远亲待在一起，避避风头。”

凯瑟琳在哭。她已经开始发福，不怎么漂亮，还长着淡淡的胡须。她永远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恩佐这么英俊的男人肯娶她，肯带着尊重和爱意抚摸她的隐私部位了。“我愿意去意大利生活，”她朝父亲尖叫道，“要是你不让恩佐留下，我就离家出走。”

纳佐里尼凶巴巴地瞥了女儿一眼。他这个女儿啊，是个“烫手货”。他亲眼见过，恩佐从她背后挤过去，把刚出炉的热长棍放进柜台上的篮子里，女儿用圆滚滚的臀部磨蹭恩佐的下体。纳佐里尼下流地想：要是不采取恰当的措施，小流氓的热长棍就要钻进他女儿的烤炉了。恩佐必须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能安排这种事情的，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教父唐·柯里昂。

上述所有人，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收到了华美精致的请柬，出席定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康丝坦齐娅·柯里昂小姐的婚礼。新娘的父亲唐·维托·柯里昂尽管已经搬进长岛大宅，但从不要忘记老朋友和旧邻居。招待宴会将在那幢大宅举办，欢庆仪式会持续一整天。毫无疑问，这次社交活动将分外盛大。和日本的战争刚刚结束，不必担心战场上的儿子，人们正需要一场婚礼来显示内心的欢乐。

就这样，在那个星期六早晨，唐·柯里昂的亲朋好友涌出纽约城，前来表达敬爱之意。他们送来的贺礼是塞满米黄色信封的现金，而不是支票。每个信封里都有一张卡片，标明送礼人的身份和他对教父奉献了多少敬意。每一分敬意教父都当之无愧。

人人向唐·维托·柯里昂求助，希望也从不落空。他不许空头支票，不找借口掩饰懦弱，说什么世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束缚他的双手。他不必是你的朋友，连你有没有能力报答也无关紧要。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你本人，要承认你对他的友谊。满足了这个条件，无论求助者多么贫穷多么卑微，唐·柯里昂都会把他的麻烦放在心上。为了解决求助者的灾难，他不会允许任何事情挡道。报答？友谊而已，以“唐”尊称他，时不时也用更有感情色彩的“教父”头衔。偶尔再送点朴素的小礼物——一加仑家酿的葡萄酒，一篮为他家圣诞餐桌特别烘制的胡椒烤饼——仅仅是为了表示尊敬，绝不图利。大家心照不宣，这只是善意的姿态，表达你欠他的人情，他有权随时请你做点什么小事抵债。

今天这个大喜之日，他女儿出嫁的日子，唐·维托·柯里昂站在长滩家的门口接待宾客，他认识每一个人，他信任每一个人。

很多人多亏了唐才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在这个亲密的场合可以当面称呼他“教父”。连庆典上负责招待的人也都是朋友。酒保是他的老伙计，礼物就是婚宴的全部酒水和他本人娴熟的技术。侍应生是唐·柯里昂几个儿子的朋友。花园餐台上的食物由唐的妻子和她的朋友烹制，花园足有一英亩大，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装饰出自新娘的密友之手。

唐·柯里昂招待每个人都同样热情，无论对方是穷是富，位高权重或者微不足道。他不怠慢任何一位。这就是他的性格。宾客纷纷称赞他身穿燕尾服多么风度翩翩，外人见了很容易以为唐就是幸运的新郎。

三个儿子有两个陪他站在门口。老大的受洗教名是桑蒂诺，不过除父亲之外人人管他叫桑尼，年长的意大利人斜眼打量他，年轻的则一脸仰慕。就意大利父母在美国生下的第一代而言，桑尼·柯里昂个子算是很高了，差不多六英尺，加上剃成平头的浓密卷发，显得还要再高一点。他浓眉大眼，五官端正，长得像爱神丘比特，厚实的弓形嘴唇饱含肉欲，浅凹的下巴莫名地淫邪。他体格健壮如公牛，大家都知道上帝赋予他得天独厚的本钱，他的妻子把自己当成烈士，对婚床的恐惧不亚于当年异教徒害怕拷问台。有传闻说他年轻时常逛名声不好的院子，连最老练、无畏的老妓女，敬畏地检查过他偌大的家伙后，也要了双倍的价钱。

就在婚宴现场，几个大屁股大嘴巴的年轻妇人自信而节制地打量着桑尼·柯里昂。可是这次她们恐怕是在浪费时间了，因为桑尼·柯里昂已经准备对妹妹的伴娘露西·曼奇尼下手了，虽然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场。这姑娘也心领神会，身穿粉色礼服坐在花

园餐桌前，油亮的黑发上戴着花冠。上周彩排的时候，她已经在和桑尼打情骂俏，那天上午更是在圣坛前捏了他的手。毕竟是姑娘家，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桑尼没法成为他父亲那种了不起的男人，但露西并不在乎。桑尼·柯里昂有力量，有勇气。他很慷慨，心胸和硕大的本钱一样让人折服。然而，他欠缺父亲的谦逊，脾气暴躁而炽烈，导致他连连判断失误。尽管他是父亲事业的好帮手，不过很少有人相信他能接班。

二儿子弗雷德里科，大家叫他弗雷德或弗雷迪，是每个意大利人都会向圣贤祈求自己也能生一个的那种孩子。他孝顺忠诚，随时为父亲效劳，三十岁了还和父母同住。他个头不高，身材结实，并不英俊，但也有一颗家族遗传的爱神脑袋，浓密的卷发，圆润的脸庞，性感的弓形嘴唇。不过在弗雷德脸上，那双嘴唇并无肉欲，而是犹如花岗岩雕像。他性格阴郁，是父亲的左膀右臂，从不和父亲顶嘴，从不和女人勾三搭四，让父亲脸上无光。尽管有这么多优点，可他缺乏对领袖而言必不可少的人格魅力和兽性，也没有人指望他能继承家业。

三儿子迈克尔·柯里昂没有站在父亲和两个兄长的旁边，而是在花园找了个最僻静的角落，坐在一张酒桌前。即便如此，他还是躲不过家族亲友的关注。

迈克尔·柯里昂是唐最小的儿子，也是唯一拒绝那位大人物摆布的孩子。他没有其他孩子的浓眉大眼爱神脸，连乌黑的头发都不打卷，而是满头直发。他纯净的橄榄棕肤色放在女孩身上肯定很美丽，他那种英俊颇为清秀。说实话，唐曾经担心过小儿子的男性气

概。直到迈克尔·柯里昂长到十七岁，他的担忧才烟消云散。

此时此刻，他的小儿子坐在花园最偏僻的角落里，以显示他存心疏远父亲和家人。坐在他身边的美国女孩，人人都听说过，但直到今天才亲眼见到。恰当的礼数他当然不会忽略，他介绍她认识了在场各位，包括他的家人。家里人对她印象一般。她太瘦，太白，脸孔对女人来说过于精明，举止对姑娘家来说过于随便。连名字听起来都那么怪异，她自称凯·亚当斯。就算她告诉大家她的家族两百年前定居美国，这个姓无人不知，他们恐怕也只会耸耸肩。

客人都注意到唐并不特别关注小儿子。迈克尔在战前曾是他的宠儿，似乎只等时机成熟，唐就会选择他继承家业。他继承了大人物的父亲的沉稳魄力和智慧，天生的本能使得人们不得不尊敬他。二战爆发后，迈克尔·柯里昂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违抗了父亲的明确命令。

唐·柯里昂不愿意也没兴趣让小儿子因为效忠一个与他无关的政权而送命。他已经贿赂好医生，私下里作了各种安排，花费大量金钱做足预防措施。可是，迈克尔已年满二十一岁，谁也扭转不了他的个人意愿。他参军，跨过太平洋作战，晋升上尉，赢得奖章。1944年，《生活》杂志刊登了他的照片和赫赫战功。朋友把杂志拿给唐·柯里昂看（家人没这个胆子），唐轻蔑地嘟哝了几句，说：“他为陌生人创造了那些奇迹。”

1945年，正在养伤的迈克尔·柯里昂提前退伍，他压根不知道是父亲安排了他的退役。他在家住了几个星期，没和任何人商量，突然去了新罕布什尔州汉诺佛的达特茅斯学院，就此离开父亲的住所。这次回来一方面是参加妹妹的婚礼，另一方面是让家里人

见见他的未婚妻，一个苍白无力的美国姑娘。

有几位宾客的人生格外多姿多彩，迈克尔·柯里昂在用他们的小趣闻逗凯·亚当斯开心。她觉得这些人异乎寻常，迈克尔因此觉得很好玩，她见了新鲜和陌生的事物总是目光炯炯，这和往常一样迷住了迈克尔。最终一小群人吸引住了她的视线，他们都聚集在家酿葡萄酒的木桶旁。那几个人分别是亚美利哥·邦纳塞拉、面包师纳佐里尼、安东尼·科波拉和卢卡·布拉齐。她用她一向敏锐的眼力指出这四个人显得不怎么开心。迈克尔微笑道：“对，他们是不开心。他们在等着私下见我父亲。求他办事。”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四个人的眼神须臾不离唐的身影。

唐·柯里昂站在门口欢迎宾客，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开过来，在林荫路的另一侧停下。前排的两个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毫不掩饰地抄写附近车辆的牌号。桑尼扭头对父亲说：“那边的两个家伙，肯定是警察。”

唐·柯里昂耸耸肩。“马路又不是我家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桑尼五官粗重的爱神脸气得通红。“下贱的狗杂种，什么都不尊重。”他走下门前台阶，穿过林荫道，来到黑色轿车停泊的地方。他愤怒地把脸凑近司机，司机没有畏缩，而是打开皮夹，亮出绿色证件。桑尼一言不发地后退，朝轿车后门啐了一口，扬长而去。他希望司机能跳出轿车追上来，但司机无动于衷。他回到台阶上，对父亲说：“联邦调查局的在抄车牌号码，没礼貌的混蛋。”

唐·柯里昂知道他们是谁。他最亲近的朋友早已得到提醒，别乘自己的轿车出席婚礼。尽管他并不赞同儿子傻愣愣地展示怒火，

但儿子发脾气也有好处，让不速之客们误以为他们的忌妒显现让人措手不及。唐·柯里昂本人并不生气。有个道理他早就弄清楚了，那就是你必须承受社会强加的侮辱，因为他明白，连最卑微的人，只要时刻擦亮眼睛，就迟早能抓住机会，报复最有权势的人。正是明白这个道理，唐才从不放弃他的谦逊风度，所有朋友都对此敬佩有加。

宅邸背后的花园里，四人乐队开始演奏。宾客都已到齐。唐把不速之客抛诸脑后，领着两个儿子走向婚宴现场。

几百名客人聚集在宽敞的花园里，有些在鲜花点缀的木台上跳舞，有些坐在摆满喷香食物和大罐家酿红酒的长桌边。新娘康妮·柯里昂光彩夺目，同新郎、伴娘、女傧相和迎宾员坐在一张特别垫高的餐桌周围。乡村风格的布置符合意大利传统，却不对新娘的胃口，但康妮选择这个丈夫已经触怒了父亲，因此只好用一场“黑皮”¹式婚礼讨好他。

新郎卡洛·里齐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西西里人，母亲祖籍意大利北方，他遗传了母亲的金发蓝眼。卡洛的父母住在内华达州，他惹了点官司，不得不离开那里。他在纽约认识了桑尼·柯里昂，进而认识了桑尼的妹妹。唐·柯里昂当然派过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去内华达，他们汇报说卡洛和警方的纠葛是因为卡洛玩枪不慎，问题不严重，很容易就能抹掉记录，让他清白做人。他们还带回了有关内华达州合法赌博的情报，唐对此很感兴趣，最近一直在惦记这档子

1 Guinea: 对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蔑称。